

順天時報——日本在華宣傳機構研究之一

吳文星

一、前言

中國近代報紙的產生，大都創自外人之手。清末，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利用報紙作為傳教的輔助工具，因此最早報紙之內容主要是宗教的。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教士米憐（William Milne）在馬六甲創辦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即是中國有現代報紙之始。（註一）中英鴉片戰爭之後，外人來華者漸多，中外關係日趨密切，因而報紙的種類日益增加，出刊方式由月刊、半月刊、旬刊而有週刊、日報的產生，文字則有外文及中文之分。創報的目的由傳教通商而至於政治文化等不一而足，內容由是而日益複雜。若略作統計，民國以前外人在中國創辦的報紙計有一四二種（其中外文報一二四種，中文報十八種，月刊、半月刊不計）。（註二）一般而言，外報對中國近代政治、外交、教育、科學、宗教、工商業等各方面均有重大的影響，乃是公認的事實。不過外報常以其本國的利益為前提，言論未盡能符合我國之利益；同時，又由於近代中國長期處於殖民地地位，常因外報淆亂視聽，顛倒是非，挑撥離間，而致妨礙國策，動搖國本。（註三）

日本在華創刊報紙為時甚晚，大致是在甲午戰爭前後。根據馬關條約，日本獲得許多超乎列強在中國所享有的權益，進而投入列強對華的利權競爭中，透過經濟、文化等方式，汲汲於培植其在華之勢力。就文化手段而言，日人組織社團在華開辦學校，發刊新聞雜誌、設立醫院等，標榜著研究中國問題，促成中國的進步，連絡中日兩國國民感情，疏通彼此之意見等目的，其實多別有居心，另有懷抱。（註四）

如上所述，可知辦報為日本在華主要文化事業之一，分析其目的大致有三：其一、供給日商關於中國的商情，以利日商與各國從事商務競爭。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四月十三日），讀實新聞載「上海的邦字（指日文）新聞」消息一則，其中略謂：「『上海時事』之日文報，上個月二十七日發刊第一號，略謂其發行旨趣在於馬關條約中國新開四口岸，將來中日貿易勢必日益熾盛，為使本國（指日本）貿易業者瞭解上海商界之情勢，故出此刊以助之。」（註五）

其二、假中日提携之名，與中國官紳建立感情，培植日本在華的勢力基礎。熊希齡呈請設立寰球通報社時，略謂：

「……日本自變法以來，即於各國都城開設洋文雜誌，政府助以津貼。故日俄之役，俄雖以黃禍之說煽動歐美各報，日本即於其所設雜誌中反覆申辯，以釋各國之疑忌，而免其干涉，卒以是收效果焉。近更於吾國各省，設立華文報，如上海同文滬報、北京順天時報、天津報、奉天遼東新報、盛京時報，約有數十家。……意在與各國商務競爭，并以聯吾國官民之感情也。」

（註六）

其三、執行日本政府的「新聞政策」，其目的概有二端，一則從事蒐集中國的情報，作為日本政府制定對華政策的參考；一則製造種種訛言，以攪亂視聽，而遂日本政府之陰謀。關於前者，宗方小太郎的活動即是一明顯的例子。宗方從光緒十六年至民國十二年（一八九〇—一九二三），替海軍省做間諜工作前後三十餘年。他先後經營漢報（一八九六—一九〇〇）、閩報（一八九八—一九〇一）、東方通信社（一九一四—一九二三）等新聞機構，藉著新聞採訪或調查之便，定期將中國的情報向日本海軍軍令部報告。內容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地誌、思想、群眾運動、風俗、文化等，可謂無所不包，尤以政治、軍事、地誌留下許多珍貴的情報。無怪乎當他於民國十二年去世時，日本輿論頌揚他「完成精查中國國情之大業，對我（日本）海陸軍之戰略厥功甚偉」，推崇他為「模範的國士」，引為日本莫大之損失。（註七）關於後者，民國以後尤為肆無忌憚，日人在中國各要地普遍發行報紙，並設立「東方通信社」及「電報通信社」等，負責發佈國內新聞，利用中國輿論尚頗幼稚，及條約的保護，「挑撥是非，造謠惑眾」，迷惑我報界之耳目，混淆我社會之視聽。其時有識之士已痛感其弊，而呼籲中國輿論共同抵制此種通信的流傳，並糾正其新聞之謬誤，揭摘其用意之所在。（註八）

在日本政府及民間團體積極的推動下，日本在華報紙於外報中漸有後來居上之勢。民國以前（一九一二），日本在華創刊的報紙計有日文二十五種、中文十二種、英文二種，僅次於英國而居第二位，而中文報紙則遠在各國之上。（註九）民國以後，隨著國際情勢的改變，日本在華勢力逐漸躍為各國之上，在華宣傳機構的成立更是其他各國所望塵莫及。迄至民國二十六年抗日軍興，日本在華至少發行一二五種報紙，其中日文九十五種、中文二十七種、英文三種。（參閱附表一、二、三）

順天時報是日本在華北創辦的第二張報紙，也是外人在北京創辦的第一張報紙。該報的問世實開北京新聞界風氣之先。同時

經營時間甚長，跨越清民兩代，自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發刊，至民國十九年（一九三〇）自動停刊，共計發行九千二百八十五號。（註一〇）北京爲中國政治中心所在，輿論的影響自較上海、漢口等地區來得直接而有力。該報在日人刻意經營下，日具規模，民國初年且曾一度執北京報界之牛耳。是以該報對近代中國之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的變革具有相當影響，自不待言。

本文之目的在於探討順天時報的沿革、地位和特色，並略論該報對近代中國之種種影響，以略窺日本在華宣傳機構之梗概。

二、順天時報的創辦及其沿革

順天時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一九〇一、十二、三十），（註一一）報館在北京前門內化石橋。創辦人中島眞雄，原是東亞同文會福州支部長，（註一二）是年二月（三），與田鍋安之助奉派爲「同文會派遣員」至華北活動。（註一三）

當時正值清政府新敗於八國聯軍，被迫訂下奇恥大辱的辛丑條約，造成中國大變革的時期。許多有志之士痛感清政府的無能，紛紛走上革命的道路。清政府爲了緩和輿情，收攬民心，亦下詔變法，籌辦新政，朝廷頑固的態度稍事收斂，政治氣象有了轉機。其時，日本在列強國際的地位提高，儼然以維持東亞秩序自任。加以俄國併吞我東北的野心益熾，正啓日本的疑忌。

一八九八年十一月東亞同文會成立時，即決定其主要的活動綱領有四：一、保全「支那」，二、促成「支那」與朝鮮的改善，三、討論研究「支那」及朝鮮的時事以期實行，四、喚起輿論。（註一四）面對上述義和團事變後的新情勢，並求貫徹東亞同文會的既定綱領，一面乘勢鼓吹維新的熱潮，藉輸入西方文明，啓迪民智，爭取中國紳民之感情；一面申述列強侵略中國的危機，同時積極倡導中日提携，伸張「黃權」，以遏阻列強在華勢力之擴張，遂成爲順天時報誕生的主要旨趣。吾人從該報多次著文回顧中一再標榜且引爲自豪之語可得明證。該報首先在「順天時報第四新年祝辭並論本報之經歷與其責任」一文中指出：

「本報以東亞大勢爲經，以輸入文明爲緯，棟通兩國聲氣，聯合上下感情，爲鄰誼之紹介，通政學之置郵，庶冀扶植我黃人勢力不至見征服於異種耳。」

本報所經歷之時代，於中國有一大問題焉，滿州問題是也。……滿洲問題云者，非僅中國之問題，亦非僅東亞之問題，

蓋全世界之問題也。……本報伴滿洲問題之出現而出現，伴滿洲問題之歲月以爲歲月，抱定東亞大勢，提倡輿論，爲北京報界之先聲，爲輿論之良友，爲國民之公僕，爲社會之導師。滿洲問題尤本報所注意調查，以貢獻於當世者也。」（註一五）

隨又於「順天時報改良」一文中強調：

「我順天時報開辦以來，以保全東亞之和平，敦厚中日兩國之睦誼，輸入文明之政法，疏通中外之聲息爲宗旨。……宗旨所在，必外通列邦之聲息，內促中國之維新，并合京師士庶，以報章爲鴻寶，人手一篇，爭相傳誦。」（註一六）

另於「本報五千號之回顧」一文中亦云：

「本報自發刊伊始，即抱定輸入新知，提倡憲政，輯睦中日邦交三大宗旨爲立言之標的。」（註一七）

向來清廷嚴禁中外人士在北京發行報章雜誌或與政治有關的刊物，惟該報謀創辦之時，兩宮西遷未還，中島乃乘機打破慣例，斷然刊行。當時日本駐華公使小村壽太郎並不贊同，反而是順天府尹陳璧給予極大的協助，其後陳爲此事遂遭御史彈劾。（

註一八）陳璧，福建閩侯人，光緒三年（一八七七）進士，曾任內閣中書，禮部員外郎、御史等職位，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丁母憂回籍，創倉震精舍於鄉里，以實學課士。（註一九）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與中島等謀商，創立福州東文學社，推陳寶琛爲社長。（註二〇）以上大致是陳與中島締交之始。陳對順天時報初期的推廣支持甚力。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六月九日，大公報有紀事一則，略謂：「陳京兆尹對順天時報竭力支持，代向順屬二十四州縣派銷，並前後墊交報價五百兩云云。」（註二一）此外，陳於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六日，奏請將北京「金台書院」改爲「金台校士館」，專課年長文優舉人與正途貢監生員之中學問優異通達時務者，派往順屬各小學充當教習。（註二二）該館奉准設立後，每月官課前三名之論文，順天時報常轉載於該報論說欄。（註二三）由此可見陳璧與順天時報關係之密切。

該報是由東亞同文會會長近衛篤磨與「日本新聞」創刊人陸羯南商討後命名的，取其順乎天時之意。與「順天」府同名可謂巧合。（註二四）至於該報的經費來源，初期雖可斷定與東亞同文會有密切的關係，惟限於資料而不得其詳。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二月，該報轉讓給日本外務省，此後經費自然歸外務省負責，殆無疑義。黃天鵬在『中國新聞事業』一書中，謂該報每年經費三十萬元。（註二五）似指民國以後的經費而言。

順天時報前後歷經四任社長。首任社長中島真雄，從創刊至光緒三十一年，正值該報草創時期，中島自承吃盡辛苦，在其慘澹經營下，奠定在北京言論界的基礎，極力揭穿歐美列強侵華的真相，爭取國人的同情，尤以日俄戰時在言論宣傳上不遺餘力。中島將該報轉讓給外務省後，旋另至奉天（即瀋陽）創辦盛京時報，民國以後盛京時報亦是東北頗具勢力的報紙之一。（註二六）外務省接辦後，日駐華公使內田康哉改聘東京朝日新聞名記者上野岩太郎繼任社長。上野本習法律兼通西學，在朝日期間，頗有文名。尤其是甲午戰爭時，他隨軍採訪，用「秣羯生」的筆名報導戰況，以「觀察透徹，筆調實實」，頗為同業所推重。在日本讀者心目中，「朝日」與「秣羯」遂結成不可分離的關係。日俄戰爭爆發，他再度隨軍採訪，仍以「雄勁剛正」之筆陣聞名。他主持順天時報期間，於對華問題及融合中日兩國國民感情等方面貢獻良多。（註二七）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上野辭職返國，翌年十一月，改聘東京時事新報記者龜井陸良繼任社長。（註二八）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龜井曾擔任時事新報北京特派員，以「論著穩健，消息靈通，不偏不黨，勿二勿三」著稱。他於民國元年一月正式到差，積極擴張社務，順天時報發展成為京津地區第一大報。（註二九）尤其是民國四年，獨樹一幟公開反對袁世凱稱帝，一時頗為北京輿論界所推重。民國六年，龜井因不滿西原借款，憤而辭職返國。（註三〇）原該報社論主筆渡邊哲信升任社長，（註三一）繼續擴展社務，並發行英文雜誌。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進駐北平，排斥順天時報運動隨之而起，該報銷路大減，民國十九年遂自動停刊。（註三二）

順天時報的主筆，包括中日兩國人士。早期日人主筆以一宮房次郎為著。一宮畢業於東亞同文書院，頗為中島所倚重，中島主持盛京時報時，又羅致他擔任盛京時報主筆。（註三三）其後一宮成為東亞同文會之委員，歷任該會理事、常務理事等職位，至一九四六年該會解散為止。（註三四）龜井主持社務時，分別由平山武靖、山川早水擔任主筆。（註三五）民國六年十二月，平山因與該報宗旨不合，辭職歸國。（註三六）至於中國人為該報主持筆陣者，從「論說」署名中大致可得蒼度公、亞雄、魚鳧生、牟樹滋等數位。另有湖南涵鑒居士者，在「順天時報第一千號紀念文」一文中，亦提及「其主筆西蜀周孝廉，予亦近從友人趙君始識之。」（註三七）不過前述諸人之本名、出身則一時無法考出。

順天時報之記者初稱為訪員，無固定薪資，完全視其採錄事件之重要性決定酬勞之多少。若來稿是緊要專電或公文照會則另

贈予特別金，每至月末報社統計各訪員稿件，件數最多或新聞特別重要者，則另酬以「格外潤金」。(註三八)此種辦法無疑的乃是以重金收買能獲得重要消息的政府官員，因此儘管清政府對報社多所防範，消息還是不逕而走。其時上海的「時報」採訪京師新聞的方法亦與之相似，因而有擔任訪員的官員，以洩漏政府機密罪入獄之情事。(註三九)外務省接辦順天時報後，曾做全面性的改進與擴充。至一九〇八年，該報的人事編制，已「有總理全社事務者，有編纂論說者，有編輯緊要新聞者，有分編外省新聞者，有選採中外彙報者，有繙譯電報者，有專譯東文者，更有演說白話者，或為文學家，或為偵探家，或為政治家，或為法律家。主筆多至十餘員，名人才士薈萃一堂。」(註四〇)由上可知此時該報已略具規模。

順天時報每張售大錢二〇〇文(外埠另加郵費)，每月報費大洋銀五角(合十大錢)。民初報價似未調整，零售每份銅圓三枚，每月大洋五角，全年大洋五元。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影響，紙價上漲，故該報從民國五年一月起，調整報價，每月大洋六角，全年大洋五元五角，惟每日零售仍照舊銅圓三枚。(註四一)民國十五年每份大洋三分四(約合銅圓十一枚)，每月九角五分，全年十元二角。民國十六年以後，每份大洋三分六，每月一元，全年十元八角。銷售情形，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時，約六千至一萬份，其數約與歐美村鎮或日本僻縣一般報紙的銷售量相當。(註四二)若與當時北京之其他報紙相較則在伯仲之間。(註四三)此時銷售不普遍的主因在於國人閱報風氣未開，似與抵制無多大關係。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該報的銷售量已增至一萬一千份以上，此係保守的估計，實際情形當不只此數。(註四四)足見三年來該報的鼓吹收到相當效果。此外，光緒三十一年，該報代售處計有北京四個、天津奉天四川各一個、保定通州營口開封漢口蘇州杭州福州各一個，(註四五)由此亦可略窺該報銷售網及新聞網的分布情形，該報雖在北方，惟對華中華南重要地區已奠定推展的基礎。

二、順天時報的版面編排及其內容大要

清季順天時報一星期出刊六天，每逢星期一休刊。此外，若逢中日兩國重大慶典節日，如光緒皇帝、西太后或日本天皇的壽誕、元旦、春節、端午節、中秋節、國喪等，亦均休刊，以資慶賀或哀悼。民國以後，除上述節慶外，每日均出刊。

順天時報最初每天刊行一大張，日俄戰爭期間增印「附張」，刊登戰情號外，後遂成定制，每天刊行兩大張。該報版面編排

經數度刷新，內容日益充實。自創刊以迄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一日（一九〇五、四、五），每日一大張，分成八版，亦即是每面有二版。第一版「順天時報」四字的兩側，分書中日兩國的年號、日期、及出版期數，本版全登廣告，尤以日商廣告居多，如橫濱正金銀行、日本郵船公司、東京古河洋行、三井洋行、大學眼藥、清快丸等。第二版為「論說」、「雜俎」、「事件」等，係該報言論重心所在。「雜俎」乃轉載或譯登中外各著名報章雜誌之佳構。惟自第八〇八號後，本版亦刊登廣告，前述「論說」等項遂移至第三版。第三、四版依序為「本社告白」、「宮門抄」、「上諭恭錄」、「東電公報」、「東京特電」、「路透電報」、「時事錄要」、「京師新聞」等。一般新聞標題和內容的字號相同，惟兩者之間空一格便以區別。緊要新聞則頗能善用鉛字，標題常以醒目大字排印，以吸引讀者注意。「時事錄要」以載中國中央及地方政情為主，「京師新聞」包括朝廷動態及北京地方消息等。第五、六版為「本社特信」、「各國新聞」及廣告。「本社特信」有如今日的獨家新聞，是由天津、保定、四川、漢口……各地訪員所採訪的地方消息。廣告則以刊登出版、招生，以及私人聲明、啓事、投書、謝啓、告白等居多。第七、八版為各種廣告，多半是規模較小或非經常性的廣告。「附張」註明「不取分文」四字，初分六版，第一、二版為「戰報餘錄」、「雜報」、「事件」、「廣告」等。第八八八號以後，該版漸有「變雅小集」、「文苑」等文藝專欄出現，刊登詩詞一類小品，近似今日之副刊。其餘各版均刊印「諭摺錄要」，此則為當時各報共同的專欄。

外務省接辦後，添購新式印刷機、增聘記者、刷新版面、加強內容等，以期推廣銷路。首先刊登推廣告白：

「本報創於光緒辛丑，迄今已閱五星霜矣！郵電迅速，記事精確，與公論輿情兩相符合，故蒙閱報諸君子獎譽有加，而報務銷暢，遍於中外，聲名之遠普及四方。惟是本館同人益當自勉，精益求精，以副閱報諸公之厚望也。茲特購新式印機、嶄新鉛字，已經運達本館，定自華曆三月初一日起，添聘記者，改良報界。茲將擴張要點開列如左：

- 一、聘請專員，專駐上海、東京及其他中外要地，採訪時事要聞，隨時電達以期記事日速。
- 一、將本報表面重新組織，以期刷印精明，光彩悅目。
- 一、將本報內容一律改良，於論說益主張議論，於雜俎益增美材料，於中外新聞益以速確要三字為宗旨。以期刷新人之精神而補朝政之不及。

一、特請中東碩儒編錄詩文登報，一供閱報者閒時流覽之有趣味，一可以藉中東之詩文徵中東人士性趣之同而益敦睦誼。」（註四六）

該報改革後之版面，初分十四版，後改爲十六版。（即「附張」初仍分六版）第一、二版仍爲廣告，顯著的改變即第一版上端欄外橫印中國年號、日期、及出版期數，而日本年號、日期則置於第三版欄外。第三、四版大多照舊，另增加「德京電報」、「中外彙報」、「時事短評」等，惟「時事短評」不久即中斷。第五、六版改爲「時事要聞」、「京師新聞」、「直隸新聞」、「外省新聞」、「市井瑣聞」等，有如今日國內新聞版。空白處則刊登廣告、啓事等。第五版欄外註明西元年月日。第七、八版仍爲廣告。「附張」第一、二版刊登「變雅小集」、「東海詩潮」、「白話」、「文苑」、「專件」等。每篇詩詞之後均附有蒼度公、亞雄等編者的短評，以助讀者欣賞和體會。版面中央時有風景圖、名人像、世界風俗圖片等，儼然已具今日副刊之雛型。其餘各版則爲「廣告」及「諭摺錄要」。值得一提的是開始有計畫地刊登諭摺奏稿，並定期加以裝訂。每日刊出之諭摺均預先編定頁次，至月底重將宮門抄、上諭排印乙份與諭摺錄要彙訂成冊，訂戶若欲裝訂則將附張之「諭摺錄要」檢齊，送交報館，每冊裝訂費洋錢四分。（註四七）

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一九〇七、一、二十九），第一四七九號起，再一次刷新版面，兩大張分成八版，亦即將過去的一面兩版改爲一面一版，此後各版面性質未再有大改變。第一版爲各種廣告。第二版爲「本館告白」、「宮門抄」、「諭旨」、「閣抄摘由」、「論說」、「路透電報」、「德京電報」、「中外彙報」、「雜錄」等。民國以後則簡化爲「論說」、「漫言」、「國內要聞」等。第三版亦爲各種廣告。民國以後增闢「國外時事」及時事短評性質的「時評」、「暮鼓晨鐘」等。第四版爲「懸贈徵文」、「法政淺說」、「各省要聞」、「小說」、「文苑」、「瑣事雜錄」等。「小說」大多是連載的偵探或武俠小說，「文苑」仍以詩詞爲主。民國初年仍舊，後改爲經濟版，專報導金融、商情等經濟消息。第五版爲「奏摺錄要」、「消閒錄」、「廣告」等。「消閒錄」刊登梨園消息或戲劇，有如今日的影劇之窗。民國以後專登讀者作品及梨園消息，如「社會小說」、「藝林」、「檀板綺聞」、「燕市（都門）菊訊」、「章台絮語」、「舞台大觀（劇院廣告）」等。第六版爲各種廣告，以出版、招生、啓事等廣告居多。第七版爲「時事要聞」、「京師新聞」、「行程日表」等，類今日之地方版。民國以後大多刊登地

方社會新聞，及教育、體育消息等。第八版爲各種廣告。

從該報不斷刷新版面，充實內容，善用鉛字及輔助文字的圖畫符號，考究報目、題額、欄線、騎縫等，足見該報自始即十分注重報紙的編輯，留心讀者的情狀，並講求經營的方法，亦即頗能利用新聞學的知識辦報。此外，該報廣告多亦爲特色之一，據統計每日之廣告佔全報面積的五分之三以上。其中以「治療及醫藥」類最多，幾佔全廣告的二分之一；「經濟關係」類次之，約佔五分之一。（註四八）

四、順天時報與日俄戰爭

日俄戰爭乃是日俄兩國在滿韓權益衝突的高潮。不過日本則標榜著冠冕堂皇的宗旨，謂其本意在於保全中韓領土，開放中韓門戶，維持遠東的和平。（註四九）當時日本首相桂太郎表示：「今日戰爭之主義，我日本爲帝國之安全及東亞之大局，不得已而乃有此舉。」（註五〇）此役日本全國上下捐棄成見，一向反政府的言論或政黨旋即轉而支持政府，舉國奮力欲報三國干涉還遼之仇。（註五一）

順天時報早在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就提出「對俄主戰論」，揭露俄國內部諸弊端，希圖在中國政府及民衆間培植俄國不足畏的心理。（註五二）及戰爭爆發，該報更著文表明其態度和抱負。略謂：

「……本報對於此戰事也，一新筆舌，重張旗鼓，專精凝神，振刷磨厲，若太阿之新出於匣，若寶刀之新發於研。一戰事之詳報，一軍營之舉措，一事理之觀察，一言論之精神，無不勉自警策。蓋日俄戰事者，全世界之所注視聳聽也，尤我中國人之所急欲周知也。本報爲日俄戰役與中國人之關繫間唯一之機關，自當勉盡其唯一紹介之義務。他日必有起而編述戰史者，則本報所儲之材料，其信確周密，不漏不蕪，於華字報中自信能盡一日之長，此則當仁不讓者耳。……本報戰事之外，調查歐美列強之舉動，以紹介於東亞國民而促其注意，此又本報苦心所存，願竭棉薄以自效於我國民者。」（註五三）

因此，日俄戰爭期間，該報充分利用其宣傳的功能，每日均以相當比重的篇幅刊登戰爭消息及言論。「東京特電」、「東京電公報」、「路透電報」、「時事錄要」等欄均優先報導戰情，尤以刊登對俄不利的消息爲多，並以醒目的二、三號鉛字排印，寥

寥寥數語，簡要有力，極盡打擊諷刺之能事。而於第四版特闢戰地通信，例如「榆關通信」、「旅順通信」、「烟台通信」、「營口通信」等，詳細報導戰爭實況。隨時轉載中外各報中有利於日本的報導或評論。增印附張，刊登「號外」、「戰報餘錄」、「日俄戰圖」、「事件」等。著論批評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軍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弊病，打擊俄人士氣，爭取中國人的仇俄親日。茲將該報七四三—八六一號的「論說」、「雜俎」欄關於日俄戰爭之文字統計如下：

論 題	起迄期號	時 間 (光緒三十年)	備 註
論俄軍之阻絕勸告	七四六—七	七、一〇—一一	論
百年前俄人之豫言	七四七—五〇	七、一一—一五	雜
論日俄戰役與德國政策	七五一—三	七、一六—一八	雜
二大勢力在遠東相衝突	七五四—七	七、二〇—二三	雜
俄國將有革命之禍	七五六	七、二二	論
革命新機	七五七	七、二三	論
論俄皇	七五八	七、二四	論
評駐美國俄欽使之遠東時局論	七六〇—一	七、二七—二八	雜
日軍佔取遼陽	七六〇	七、二七	論
論俄農	七六二	七、二九	論
俄國國民反對情形	七六七	八、五	雜
日本英雄	七六九	八、七	雜
俄國財政腐敗情形	七七三	八、一二	雜
論日俄戰局	七七五—八	八、一四—一九	論

日俄兩軍大戰於遼陽	七五九	七、二五	雜
戰局之前途與滿洲問題	七七九—八二	八、二〇—二三	雜
評日本第二次戰爭財政之計劃	七八三	八、二五	雜
戰局之前途與滿韓善後策	七八四	八、二六	雜
論東清鐵路	七八七—八	八、二九—九、一	雜
論日軍籌款	七九八	九、一三	雜
論波羅的海艦隊之攻擊漁船	八〇七	九、二四	雜
戰局通觀	八〇八—九	九、二五—二六	雜
譯俄報論黑海艦隊東來	八五一	十一、一八	論
黃種共和聯盟質疑	八五六—六九	十一、二四—十二、十二	論
苦擬魯巴士金將軍奏俄皇摺（補譯朝日新聞）	八五六—七	十一、二四—二五	雜
論旅順陷落後之波羅的海艦隊	八六〇—六二	十二、一—三	論

以上共刊出四十五篇次，佔此期間「雜俎」、「論說」總數二〇〇篇次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見，該報在宣傳戰線上打擊敵人實不遺餘力。

同時，該報發動在華日僑捐款勞軍，以支援前線，由該報代收。此外廉價發行「繪圖日俄戰紀」、「俄國如是」等書，以輔助宣傳。「俄國如是」出書廣告略謂：

「以世界最強大之俄國，乃海軍一戰初敗於仁川，再敗於旅順。陸軍一戰初敗於鴨綠，又敗於合州。舉俄海旅大戰艦科薩克鐵甲，一旦雄風頓長縮，畏日如虎，是何故耶？蓋外形之腐敗，必由內臺之膨脹。是書載俄國之黨羽如何兇橫，陸軍如何敗亂，自彼得至今皇之種種細情，纖悉詳備，閱報諸君苟手執一編，知俄國內之亂象，即可知今日俄兵戰敗之原因也。定價五角。順天時報社。」（註五四）

觀上引之廣告內容，委實頗具有吸引力。

戰爭期間，俄國突然由「道清銀行」提供資本，在北京發行「燕都報」，希圖與順天時報對抗。惟因順天時報先奠定基礎，並且開戰以來，特地每天派人至北京各城門免費散發該報及號外。影響所及，遂有民衆至各國公使館丟石頭，導致北京公使團主席向日本公使抗議。而俄國「燕都報」亦無法與該報競爭，不得不停刊。（註五五）

此役中國輿論大多認爲日本爲正義之舉，對日本極表同情。例如「東方雜誌」有閑閑生者撰「論中國責任之重」一文，即深盼日本獲勝，以救黃種人之前途，並維持東亞大局。進而表示他日中國須圖報答日本之盛意。（註五六）另一方面又恐日本戰勝後，對中國多所索索，乃倡「中國衰弱非日本之福說」，希望戰後日本交還東北，與中國聯盟協保東亞大局，並助中國改革，力行新法，以養成協保東亞之實力。（註五七）戰爭初期，日本輿論即已議及善後問題，其重點在於如何要求俄國割地、賠款、及轉讓在中國東北的利權，主張開放東北門戶，以迎合列強的意思。（註五八）順天時報則不時選載一些較投合中國人心理的日本輿論，以釋國人之疑慮。例如「戰局之前途與滿洲問題」、「戰局之前途與滿韓善後策」。（註五九）文中大抵主張日本須扶植韓國，保全中國，開放東北商埠，以維持遠東之和平。該報並著論保證：一、日本絕不占領東北，二、日本絕不專占東三省的利權。申言日本主張開放東北門戶，讓中外共同開發東北富源，乃係順應情勢，爲中日兩國籌計的利己利人良策，不容中國猶豫或拒絕。進而提出警告，略謂：「中國政府與人民如放擲此計畫，遺却此準備，唯帖帖待望日本之交還東三省者，是望黃金自天降者也。戰戰恐恐，顧慮日軍之不撤東三省者，是未嘗綢繆牖戶，而天將陰雨者也。」（註六〇）要而言之，該報的言論不斷暗示日本的政策，無非想消除中國的疑慮，另則以利害要脅中國接受日本的主張。

日俄媾和前夕，中國即一面分向日俄政府聲明：「現在議和條款倘有牽涉中國事件，凡此次未經與中國商定者，一概不予承認。」（註六一）一面諭令各省督撫奏陳因應之道及東三省善後辦法。（註六二）湖廣總督張之洞當時態度頗爲親日，他於電奏日俄議和因應辦法中表示：「無論如何定議，日本在東方得何權利，皆勝於俄人遠甚。」提議善後辦法五條：一、接受日本的勸告將東三省「徧地開放」。二、多用日人顧問以改革東三省官制政法。三、中日兵合力駐守。四、聘日人爲理財顧問，「就地籌餉」。五、俟日俄定約後與日本熟商辦法，給予日本在東三省有最優之權利，隱以列強與之牽制。（註六三）此五條顯有納日排俄的意味。

，其後和議成立時，清廷對俄國轉讓東北利權予日本並未提出抗議，足見張等意見發生了相當影響。

當日俄會議於樸資茅斯時，順天時報先是撰「論日俄媾和條件」一文，表示日本所提的條件最爲寬大、公平，毫無過當之處，是以全球輿論一致稱贊日人之公平，連俄國的聯盟國亦不例外。（註六四）繼之，另作「論日俄媾和之條件之關係於中國」一文，詳論條約中撤退滿洲之俄兵、讓與租借地、讓與哈爾濱遼南之東清鐵路等關係中國的三款，強調撤退俄兵是日本代中國達成宿願，有再造滿洲之功；俄國讓予旅順大連及東清鐵路南段是情勢所使然，中國不能有異議。並宣稱日本絕無侵略中國之野心，故而這些利權由俄人移於日人之手，對中國有利無害。（註六五）

迨樸資茅斯條約簽訂後，復撰「論日俄和議之關係於中國」一文，重申日本訂定此約之正大公平，絕無侵害中國之心。其要點如下：

「日本始終不易其正大之舉動，毫無侵害中國之心。即此撤兵一端，而東省數百萬之生靈，數千里之疆域，得免於砲雨槍雲之慘，而又得收回領土，如開再造之江山，不勞一兵，不費一錢，而得完全其土地，此我中國人士，所當向日本而共表其感謝之情者也。……遼東半島雖言租借，實形同割據。今日本起而與俄交鋒，流十萬之熱血，始得奪據其地。……而日人沿俄國之例立轉租之約，是中國視俄爲親睦之邦，又與日本爲和親之國，如謂遼東半島之地前可租借予俄人，今則不能租借予日本，此必無之理也。……自東清鐵路設，而滿洲之全局危，俄人恣其鯨吞，逞其蠶食以遺今日之禍，此政府所不及料者也。今日日本欲斷其禍源，要索路權，即所以絕其侵略之路。……然東清路權，與其操之於俄人而中國受其害，又不若握之於日人而中國或蒙其利也。事勢如此，夫又安能挾以異議哉。」（註六六）

總之，該報不惜反覆申論者，無非宣傳日本繼承俄國在滿洲的利權是名正言順的代價，中國非但不能有所異議，反而應感激日本的「深情厚義」。由是該報進而建議清政府直接與日本交涉交還東三省之事，及立刻派重臣爲專使至日本道謝和勞軍。（註六七）

概言之，順天時報這些論調，當時國內報界鮮有反擊者。「時報」先後於十月八、十五兩日，發表「論日俄議和後之中國外交」及「論我國與日俄兩國之交涉」兩文，雖指出日人之政策實「陽還陰取」，惟仍「恐有他國從中離間，使中日兩國互啓猜忌

，而各蒙其害」。而勸政府當局採「避重就輕，以退為進」政策，承認旅大租借權及東清鐵路權之轉讓。(註六八)在此一廂情願的氣氛下，不久日本即派全權大臣至中國議定善後事宜，簽定「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日本除正式承認俄國在南滿的地位外，更攫取許多額外權益。國人目睹利權不能收回而無反應，蓋受順天時報的宣傳影響，殆無疑間。

五、順天時報與清季政局

庚子拳亂之後，中國報界對政治的主張大致可分為立憲和革命兩派。主張立憲的有新民叢報、時報、國事報、羊城日報、天津日日新聞、北京時報、京都時報等。(註六九)鼓吹革命的有蘇報、國民日日報、警鐘日報、廣東報、有所謂報、少年報、民呼報、民吁報、民立報、天鐸報、復報、民報、二十世紀之新支那等。(註七〇)然而不論主張立憲或是鼓吹革命，均有言論過激而遭清廷查禁的，如新民叢報、蘇報等即是眾所周知的例子。

順天時報乃是外報中積極鼓吹中國立憲變法者，該報曾自詡：「觀今之世，立憲之說風行於中國，導之以先者，非順天時報而誰也！」「念中國現為預備立憲之時代也，則我順天時報亦即為預備立憲之報章。」(註七一)立憲運動在一九〇三—〇四年間已開始萌芽，康梁等鼓吹尤力，「新民叢報」即是其重要的言論機關之一。順天時報對「新民叢報」改革時政的文字頗為贊賞，該報於轉載「中國今官制大弊宜改論(官制議篇六)」一文時，曾附言：

「據新民叢報所載中國歷代官制，本館因其考證詳明，議論精確，前已數次登錄報端，茲又接到續篇，議論今日官制大弊亟宜痛改，並援引泰西各國相為比例，情形瞭若指掌，實足為識時務者之所取資焉。」(註七二)

因此該報時常轉載新民叢報重要的議論，例如「存舊官論」、「鐵路權之轉移」(註七三)等皆是。此外亦常刊登讀者有關維新變法的文字，惟註明其中詞旨該報不負責，例如群公、劍雪生作之「立憲私議」連載十五天，(註七四)獨醒作「嗚呼賭國嗚呼賣民」連載十三天。(註七五)鄂中新民作「說明地方自治之真相」連載四天。(註七六)

日俄戰爭之際，清廷眼看著日本節節勝利，驚嘆於短短十年間，區區小日本竟然先後打敗兩個龐大的帝國——中國和俄國，檢討之後咸信「立憲」確有強國的效力，於是清廷也在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同意立憲，而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然而順天

時報早在這之前即不斷地鼓吹立憲維新，改革政治，在「論說」、「雜俎」中此類文字佔有相當比重，試以該報第七四三—八六一號為例統計如下：

論	題	起迄期號	時 (光緒三十年)	間	備註
各國官制議		七四三—四六	七、七一—〇		雜
立憲私議		七四三—五二	七、七一—七		論
論赫德奏陳富國十策責反對者不該		七五四	七、二〇		雜
問各國憲法異同得失策		七六八—九	八、六一—七		論
中國今官制大弊宜改論(官制議篇六)		七七〇—二	八、八一—一		雜
論中國人之富於守舊之性質		七七三	八、一二		論
存舊官論		七七四—五	八、一三—一四		雜
敬告新政中人		七八二—三	八、二三—二五		論
敬告政府		七八六	八、二八		雜
論以學堂總理調濟教職之有礙於教育		八〇一—四	九、一七—二〇		雜
嗚呼賭國嗚乎賣民		八〇五—二四	九、二一—一〇、一八		論
論政務處		八二四	一〇、一六		雜
裁併鄂奧滇三巡撫問題因及官制改革意見		八二八—五二	一〇、二一—二五		論
讀初六日裁撤雲南湖北巡撫兩缺諭旨恭紀		八四三	十一、九		論
論督撫更調之頻數		八四四—五	十一、十一—十一		論
敬告維新志士		八五三—五	十一、二一—二三		論

以上共刊出五十九篇次，佔此期間「論說」、「雜俎」總數二〇〇篇次的十分之三。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五大臣回國後，清廷感於立憲已是朝野一致的要求，故於是年七月十三日下詔預備立憲。此時順天時報乃以「彰顯文家之名譽，鼓吹憲政之思想」為目的，特舉辦「論中國憲法應如何制定」徵文比賽，計收到稿件二百餘篇，經評選前三名及佳作九篇陸續登載。（註七七）由此可見該報對立憲運動之支持，及時反映輿論以影響清政府之制定憲法。

法律之良窳實為政治維新的基礎，該報特闢「法政淺說」專欄，登載學有專長者的文稿，如連載東瀛歸客的「法學問答」、（註七八）吳會公民的「憲法大綱平議」（註七九）等。另於「論說」中亦時常著文評論法律，如「法律進化論」、「論廢重刑改法律為維新基礎」（註八〇）等。要之，正如該報自詡是「預備立憲之報章」，該報在除舊布新，嚮導風氣方面確有相當的貢獻。

辛亥武昌起義成功，各省紛紛獨立響應，至九月下旬，清廷所能控制的只剩直魯豫和東三省罷了。而向為中國言論重心的上海各報皆一折而入於革命的言論，連一直都提倡立憲的「時報」亦不例外。（註八一）然而在北京的順天時報却仍企盼清廷起死回生，速行君主立憲。探究其原因，除與報社所在有關外，最重要者在於此時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儘管革命黨勢力蓬勃發展，各國紛紛同情革命，可是日本仍力主中國應採君主立憲制。直至民國成立前夕，才勉強追隨英國的「不問政體，惟望出現一統一政府」的政策。（註八二）

此時，順天時報的言論正與日本的政策配合。九月中旬，清廷起用袁世凱為內閣總理，而日本駐華公使伊集院彥吉平素與袁氏有私交，非常歡迎袁氏的登場，切望袁氏能採行日本的意見。（註八三）九月二十八日，該報發表「望袁內閣之宣布政策」一文，表示此時若真正實行立憲，則革命黨或者能對新內閣帖然心服。（註八四）十月中旬，革命黨已著手議決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籌組臨時政府。該報仍盼望清廷君民聯為一體，實行立憲。（註八五）隨後言論雖對清廷頗有責難，但仍採觀望態度，並不明白擁護革命黨所提倡的民主立憲（註八六）十一月十日（十二、二十九），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集會，選舉孫中山先生為大總統，中華民國即將誕生。然而，十二日（三十一），該報仍建議清廷仿明治維新之改革，以挽回失去的民心。略謂：

「我國革命軍起，由政治革命而演為種族革命，必以光復漢土，絕北京朝廷之命脈，新立中華民國為唯一之目的。……不如即時採用當日之日本改革，……舉全國人民，使知朝廷與民更始之德意，不外乎共同幸福之主義，相與進行，則歷史之威力

，必將由此而彌加，而萬世一系之皇基，亦必由此而益固，執政者幸勿忽此歷史之威力。」（註八七）

民國成立後，該報猶未明白地贊成民主共和，仍切望革命黨與清政府彼此妥協，立即停戰，由和平談判共同議定政體，爰引數則論說以明其態度。

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民國元年一月十一日），「論當道者宜熟籌改革政治之力」：

「……惟是中國前途，政治必須改革，固無待言，但至今爲改革政體事，或共和，或君主，尚未解決，而民氣之憤激也，聞之勢不可遏。是所望於政府當道者，終宜顧全大局，不可仍從事兵事，致塗炭民生，斷傷國家元氣，貽害於無窮也。而民之富有國家思想者，則亦正宜於此時，速謀進步之策，而勿復周章觀望云爾。」（註八八）

宣統三年十一月三十日（民國元年一月十八日），「論改行立憲膏由人民之要求」：

「……此時，君主立憲與民主共和之問題尚未決，而世界各國之加意注目也，故自有所在。惟對於新舊政府之爭執，則群望其和平議結，勿復以兵戎解決之爲要。同胞之慘殺伊誰忍言？果由是而即和平議決，不復從事於兵戎，全國民一心一德，實行立憲之制，俾治象日形發皇，則我東亞和平全局，亦賴以保維於無疆，其誰不念諸！」（註八九）

清帝宣告退位，該報言論始一轉而擁護共和，建議組織臨時統一政府，正式選舉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勿存黨派私見而引起政爭，（註九〇）同時該報也正式改用民國紀元。

六、順天時報與民智的啓迪

如衆所知，報紙、演說、教育乃是促使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三大要素。順天時報認爲其創業之後正值中國的過渡時代，舉凡政治、教育、學術、社會道德、風俗等，無不呈舊已廢而新未興的過渡現象。（註九一）因此極力鼓吹利用報紙、演說、教育三者以改造中國躋身於新文明的世界。

甲午戰後爲中國報章雜誌的勃興時期，惟囿於政治環境及風氣未開，發展每多限制。北京雖係政治中心之地，人文首善之區，光緒三十一年之際，人口亦約有百萬之譜，然而各種報章雜誌的總銷數竟不及十萬份。（註九二）如與日本東京相較委實偏低。

當時東京一地有報館二百餘家，各家銷數多者十餘萬，中等者約五、六萬，最少者亦有一萬餘份。(註九三)順天時報一則正為本身設想，一則亦實有心喚起國人對報紙的重視。因此，對於報紙之地位、責任、功能、發展、甚或內容，均提出明確通俗的意見。該報於「順天時報第四新年祝辭並論本報之經歷與其責任」一文中，表示報紙的天職在於「監督政府，嚮導國民」。其地位則「如警鐘、如適鐸，若太師之陳詩，若瞽矇之誦箴，若工執規，商執藝事，或立之監，或佐之史，抒下情而通輿論，宣上德而盡忠孝。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立於監督者之地位，而不受一切壓制干涉非法之權利，用能享思想、言論、出版之三大自由，孕育全世界之一切文明而為之母。……故報館者國之耳目，民之喉舌也，科學之殖民地，事業家之領港師也，人群之鏡也，社會之燈也。」進而具體地指出報紙的責任和功能，在於「輸入全世界之新知識、新理想而播殖於國民之腦，蒼萃全國民之思想言論，而復以返哺於全國民。」(註九四)

該報表示欲衡量一國文明之程度，端視報紙的良否與多少。而欲察報紙之勢力，則須就社會對於報紙之感情去考查、比較。(註九五)乃批評中國社會對於報章之感情甚為落寞，導致報章的效果不彰。(註九六)進而該報分析其原因，略謂：

「一、由於主筆、訪事等員之位置不為世所重，反為世所忌，高材之輩視為畏途，或且深懼其文字登於報紙。二、因風氣不開閱報人少，交通不便傳布為難。三、報紙銷數既少，經費困難，苟非多財以資賄墊，斷難持久。四、因從事斯業之人思想淺陋，學識粗疏，才力薄弱，無自張其軍之力。五、因辦報之人苟且敷衍，於同業則妒忌軋轢，於己職則放棄職額，無高尚之人格，無正當之行爲，東塗西抹，希圖塞責，絕無認真改良以便社會之心，而社會亦遂無尊敬若輩。」(註九七)

該報強調歐美報界經常滙集社會上一流之人才，而其政府亦莫不尊崇報人，信賴報紙。從而勸清政府毋須忌畏報紙。(註九八)除上述直接闡明報紙的重要性以喚起官民重視報紙外，另於手段上及報紙的文字上仍有值得一述之處。免費贈送即是該報善於運用的推廣方法之一，前已提及日俄戰爭期間，該報每日派人至各城門免費分送；而光緒三十一年該報刷新版面時，最初一星期每日均加印數千份，免費贈送索閱者。(註九九)其次經常舉辦「懸贈徵文」，優勝者可得獎金或贈閱該報，其中含更重要之目的，即「懸賞金以收集各種材料」。(註一〇〇)例如舉辦「吾省之特色」徵文即是。(註一〇一)再者，每滿千號即擴大慶祝，大量發行贈送。例如第二千號發行九大張，三十六版，附贈石印畫壹張；第五千號發行五大張，二十版，報價不加分文。以上這些

手段固然主要還是在推廣該報，可是間接的亦可增加國民對報紙的認識，提高閱報的興趣，因此亦不容忽視。

該報以當時中國下層社會，能識字者千不得十，能閱報者千不得一，主要原因在於文言隔絕太甚，因此力倡刊行白話報紙、白話告示。（註一〇二）亦即文字力求簡易通俗，言文一致，使容易閱讀、傳播或做為演說之材料。該報特闢「白話」欄，文章題材，包羅極廣，其後發展為中、長篇的偵探小說、社會小說等副刊文字。試表列第一〇三一—六二號諸篇，以略窺其梗概：

題	目	期	別	日	期	備
防疫法告我中國衛生家		一〇三一—	三三	七、四—六		
兵學為儒家之至精		一〇三四		七、八		
演說八星真理		一〇三六		七、十		
寫字說話都得格外留神		一〇三七		七、十一		
報館有益於國民之演說		一〇三八		七、十二		
大人！卑職！		一〇三九		七、十三		
醫學堂比蒙學堂還要緊		一〇四〇		七、十五		
學堂笑話		一〇四一		七、十六		
貪官虐民冤難申雪（來稿）		一〇四二		七、十七		
嘉興命案（甲）——（癸）		一〇四三—	六二	七、十八—八、十一		
斌尖卡傀		一〇四五		七、二〇		
結婚奇談		一〇四八		七、二四		
敬告政府速宜通飭一律改用白話告示		一〇五七		八、五		

其時正是白話文學萌芽時期，梁啟超倡導政治改革，為增加宣傳效果，倡行平易通達的「新文體」，國內外各地也有白話報的出現，尤其是革命黨人許多宣傳文字，都是用白話文寫成的。（註一〇三）流風所及，北京報界競相以白話記淺近之事，各衙門告示亦經常改以白話寫成，蔚成一種風潮。吾人雖不必盡歸功於該報的倡導，惟該報贊成文體的改革，且盡力於白話的普及乃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為了輔助學校教育的不足，山西巡撫張增勳於其轄內別刊白話報紙，更設演說館，以白話報紙作為演說工具，普及知識予不識字的民衆。（註一〇四）順天時報極力贊成，多次著論鼓吹普及白話演說，如「論政府宜利用報館并及白話與演說之益」、「論中國宜偏設白話演說所」、「報館有益於國民之演說」等文。（註一〇五）強調說：「我國而欲自強也，則須開人群之智識，欲開人群之智識，則須教育之普及，欲教育之普及，則以白話演說為基礎可也。」（註一〇六）

順天時報既自承以嚮導國民為職志，因此亦頗重視教育的改進，該報指出：

「欲抗外力之侵，尋先增內力之鞏固。本報有所著意於教育之改進，公德之養成，發揚其愛國之熱心，灌輸以政治之知識。民智既進，民力自強。民德既完，民族自能強立。此則區區微願與我中國同志共勉之者耳。」（註一〇七）

庚子拳亂之後五年期間（一九〇一—一九〇五），清政府所頒行的諸新政中較有成效的，大致是「廢科舉、設學校、派游學」等。（註一〇八）新學制實施之初，順天時報即著文強調小學教育為當務之急，故而應仿文明國家實施義務教育，其辦法可參酌日本。（註一〇九）後更建言仿日不可徒具形式，尤須領會其教育之精神。（註一一〇）

該報認為「中國如欲湧商利，保商權，擴商利，使內國之利源不至於外溢，外國所輸入之貨品又不至奪我利權，則非普及工藝不為功矣！」（註一一一）然而若欲普及工藝則非先假手教育不可。亦即一、籌辦工藝學堂：延聘外國工科學士、博士以為教習。學堂規制應仿日本，設初等工藝、高等工藝及工科大学等學校。至於學堂的種類則不妨因地制宜，如南方宜蠶桑者，設蠶桑學堂；沿海宜漁業者，設水產學堂；靠近礦山者，設礦務學堂等。二、於各州縣內及商務繁盛之區設工藝局所：聘外國工藝師一、二人以為教授，或中國留學生學有專長者充總辦教員，集合失業之民而教以工藝，使人人有獨立自主之能力，人人有講求藝術之精神。（註一二二）此外，政府另於上海、天津等商業繁盛之地設立勸工廠（類今日之商品展示中心），集合各省之工藝產品於一

處，互相觀摩，評定優劣，並切磋改進。同時，由政府訂定獎勵辦法，予有新發明者爵賞或專利之權。（註一一三）其他關於改進教育的議論不勝枚舉，對清季之新教育有或多或少的影響，自不待言。

七、順天時報與民初政局

民國成立之後，因有臨時約法明文保障，國人報紙一時風起雲湧，如雨後春筍，成立達五百家，而蔚為大觀。北京係政治中心所在，故而竟有百餘家之多，佔全國的五分之一。（註一一四）不久二次革命發生，凡屬國民黨及同情革命黨的報紙，幾乎全被封閉。民國三年（一九一四），袁氏公布報紙條例，翌年復修訂之，對國人報紙動輒以「危害國家治安」為由，封閉報館，逮捕報人。及袁氏陰謀帝制自為，更是變本加厲，脅迫、恫喝、誘惑、收買、禁止、禁錮、逮捕、封閉、沒收等無所不用其極，以對付報館。致北京僅餘二十餘家、上海餘五家、漢口餘二家。（註一一五）先是上海各報猶能表達真正民意，著文指摘反對。奉命在上海鼓吹君主立憲的亞細亞報館則兩度發現炸彈，迫袁下令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後，上海各報格於禁令，遂不得不勉強奉行。順天時報則以其特殊地位，在治外法權的保護下，公然抨擊帝制運動，且不改刊「洪憲元年」四字，仍沿用民國紀元，由是在國人間頗獲好評，銷售量激增。（註一二六）一時洛陽紙貴，每份竟售至二十錢，依然供不應求。（註一二七）

袁氏帝制運動的背景蓋有多端，（註一二八）民國三年，清室遺老勞乃宣等倡議復辟，勸袁奉還大政於清帝。袁對此事態度曖昧，頗有姑息養奸之意。（註一二九）有識之士已判斷袁終將稱帝。十二月三十日，宗方小太郎綜合各方消息，指出袁之心術正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註一二〇）雖然如此，日本內閣機關報一時事新報一首先於民國四年一月發表社論，暗示日本將不過問中國政體的改變。順天時報旋即轉載該文。（註一二一）似在試探袁政權內部的反應。

是年八月二日，總統府顧問美人古德諾（Frank J. Goodnow）在北京亞細亞日報發表「共和與君主論」，倡言「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接著，十五日，楊度等於北京發起籌安會，與古德諾唱和，從此帝制運動進入公開的時期。（註一二二）順天時報先於二十二日社論，發表「吾人之國體問題觀」，表示對中國國體問題嚴守旁觀的態度，並忠告變更國體務必以國利民福為前提，斷不可因變更國體而紊亂秩序，或損及外人之利益。（註一二三）隨又撰「願國民之自覺」、「國體問題與國內秩序」

、「須以國家爲前提」等語，再三聲明該報不干涉的態度，強調只要國民能夠自覺，國家秩序能夠維持，則不論行共和制或君主制，該報皆樂觀其成。（註一二四）另者，自籌安會成立後，開「籌安會紀事」欄，隨時報導該會活動概況。又自八月二十七日起特闢「國體問題叢集」（又名「變更國體之是非非」），逐日刊登議論此一問題正反兩面之意見，（註一二五）連續一個多月。凡此在在反映出是時該報的態度，亦可知該報正從事調查搜集民意，以瞭解真正民意之趨向。

由上述慎重的態度觀之，該報與日本政府的態度隱然同一步調。蓋此時日本政府正採「靜觀的不干涉主義」政策。（註一二六）九月初，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一面公開推崇袁氏爲一能統制中國的偉大政治家，可當皇帝而無愧；一面密示在華的日本記者不可對帝制問題濫發議論，甚或攻訐袁氏，以至於影響日本將來的地位與政策。及至九月二十七日，大隈訓令駐華使領館全面調查帝制之推展是否將引發暴亂。旋據各方情報判斷，認爲中國一旦實行帝制，亦不至釀成大亂。日本因恐失去過問帝制問題之藉口，故決定轉採干涉政策。此後，隨著帝制運動緊鑼密鼓地進行，日本的態度與行動日趨積極，在外交、軍事、財政各方面施加壓力，打擊袁氏，不僅聯合列強對帝制進行干涉，並利用大陸浪人、軍人、親革命政客等暗中鼓煽支援，製造或擴大反袁運動。日本輿論則大張撻伐之旗幟，詆毀袁氏。（註一二七）順天時報更是一變而扮演宣傳反帝制言論之要角，無疑的該報之態度與其政府政策緊密地結合。然而，無可諱言，該報對當時中外各種主客觀情勢，頗能因勢利用，是以立論堂堂，予人覺得其是真正關心中國之前途而仗義執言的。

袁氏初即重視利用「民意」作爲改變國體的藉口，十月初，御用的參政院議決國民代表大會組織法，經袁氏公布實施，未幾國民代表大會即應運而生，並開始舉行國體投票，十一月二十日以前，全國各區投票告竣，其結果竟然是全國代表一九九三人，全體一致贊成君主立憲，並擁戴袁氏爲帝。（註一二八）十月中旬，順天時報一面表示中國之前途在於致富強，富強之根本則在於培養國民之實力，而不在乎國體政體。（註一二九）一面呼籲國人覺醒，研究國體變更之利害得失。（註一三〇）繼則揭發「民意」之真象，指摘帝制派用「金錢」收買政客、報館，以「詐欺」「強迫」的手段，封禁報館、拘捕反對者、捏造電文等，全然是「假民意爲名，以行罪惡」，而稱此種民意爲「官造的民意」、「御用的民意」。（註一三一）日英俄法等國會於十月二十八日、十二月十五日兩度提出警告，勸展緩變更國體。該報隨即申論，謂日本政府之勸告非故意干涉中國內政，蓋出於中日之親善提携與

維持東亞和平之熱誠。而「四國之勸告並非杞憂」，蓋以歐戰方酣，人心動搖，中國之急務尤在於培養國本，不宜輕議改變國體。希望袁政府「慎勿曲解勸告真意」。(註一三二)

十二月十二日，袁氏接受參政院的推戴，承受帝位，積極作登極準備。順天時報毫不留情地加以譏諷指摘，例如「嗚呼網倫之墜地」、「今日中國果爲帝國乎抑爲民國乎」、「矛盾現象之由來」、「參政更迭之頻繁」、「論封爵之過濫」等。(註一三三)及雲南護國軍起義，該報喻之爲「真正民意揭破矣」，(註一三四)申言足證列強勸告得當，並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力勸袁氏速醒其帝王迷夢。(註一三五)其後袁氏鑑於反帝制運動的擴展，不得不重新考慮登極之事，而於民國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宣佈暫緩登極。該報唯恐袁氏仍心存眷戀，除再三籲請袁政府順從人民真意、尊重言論自由外，更詳細剖析中國財政之前途，指出中國應償的外債共十五億餘圓，已償還者不過三億圓，帝制問題發生虛擲數千萬圓，北軍動員平亂復月需六百萬圓，何況財源仍無著落，從而力勸袁氏體恤民艱，勿再躊躇遲疑，立即宣佈取消帝制以定天下人心。(註一三六)

此外，該報經常轉載外報嘲諷譏評帝制運動之言論，例如天津泰晤士報、大陸報、英文西報、滙文報、英文京報、京津時報等，尤以日本國內輿論爲著。要之，無非希望以外人的態度，影響帝制派改變初衷，懸崖勒馬。

待袁氏宣佈撤消帝制(三、二十二)，該報連載「民意徵實錄」(假借民意之確據)，將帝制派向各省機關拍發的秘電一一刊出。(註一三七)數落袁氏蔑視約法、殺戮元勳、迫壓輿論、推翻共和等四大罪狀，主張袁氏應引咎辭職，並嚴懲帝制首謀者。(註一三八)(順天時報關於帝制問題之社論見附表四)

綜上所述，無怪乎該報龜井社長誇稱「以不偏不黨之見地，扶植方興未艾之新勢力，而反對倒行逆施之舊勢力，……擁護中國已成之共和，使政治漸趨於正軌，庶不至內亂頻仍，而導國家於危亡之城。」(註一三九)

民國八年，巴黎和會上，列強不顧中國代表所提出的要求，反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讓予日本。消息傳來，人心憤慨，痛恨日本及列強的欺壓，與民國四年以來辦理中日交涉的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誤國。五月四日，北京各大學學生舉行集會及示威遊行，以「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爲口號，搗毀曹汝霖住宅，毆打章宗祥，因此有三十餘名學生被捕，遂揭開「五四運動」的序幕。學校與各界咸認學生的行爲純屬「愛國運動」，乃極力營救，其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開會演說，學生罷課，工商罷工

罷市，排斥日貨。輿論界亦群起聲援，發起救國儲金，（註一四〇）並籲請釋放學生，例如十一日，「新民報」發表「學生案」時評，勸政府從寬處理，判學生無罪；「晨報」發表「學生事件和國家法律問題」社論，表示學生合乎正義之行爲，應不受法律的裁判。（註一四一）

順天時報則一面爲山東問題辯護，一面指斥學生運動爲「學生暴行」，與中國輿論對立。該報辯稱日本絕無領土野心，日本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再由中日兩國另行協議交還中國，不僅爲中日兩國所既協定，且爲英法義所已承認，故屬合理且公平。（註一四二）不久，日本外相聲明將交還膠州，英文「北京導報」與「北京日報」均著文評論，以「在行不在言」爲題，指摘日人向來言行不一致，要日人以實際行動來證明。順天時報則駁斥該兩報「不通世界大勢，故意迎合中國人之意而煽動感情也」。以實行時機未到爲由，希望國人「冷靜以待時期」，不要爲無識之議論所誤。（註一四三）

對學生愛國運動，該報視之爲「暴行」，批評學生缺乏自重，不守專心求學之本分，而各校校長教師則有曠廢職守之嫌。（註一四四）指斥代學生陳情的輿論爲「干涉司法權獨立」之謬論，認爲「四日學生行動雖謂出於愛國熱忱之餘烈，至其白晝結隊持衆，乘人之無防備侵入家宅縱火傷人之行動，殆是市井無賴之行爲，而無論如何斷無辯護之餘地者也。」（註一四五）尤有進者，將「學生暴行」之因，歸罪於國民外交協會委員林長民故意用曖昧且有力語句以激動人心，以及「益世報」、「晨報」等與林氏同調各報的報導背離問題中心，指摘這些議論皆以煽動爲目的，從而替曹、陸、章等人呼冤，認爲林等藉口國事以修私怨，目的「不在問外交之責任，而專在害曹、陸、章等個人之名譽也。」（註一四六）

當時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吉野作造對五四學生運動的評論，則與該報大異其趣，他認爲五四學生運動並非盲目暴動，異於從來純粹感情的排日運動。他指出此項運動的特質：「第一，純然爲自發的，並無何人煽動其間，雖我國報紙照例載稱某國之煽誘，實則毫不相干。第二，此次運動，具有一種確信的精神，彼等欲達此確信之目的，而所向之標點乃未嘗錯誤。第三，此次運動，其結果非單純的排日，彼等之主眼乃在除去國內之禍根。」因此他表示：「此次風潮表象雖極狂暴，而其精神仍不外政治上之開明運動，我等正未可因同情於二三親日者，遂漠視此等新運動之價值也。」並指摘中日兩國官僚軍閥私相授受的外交之不是，頌揚此項運動乃對於「毫無國民的基礎之軍閥財閥」的政治地位，下一「國民的」大棒喝。（註一四七）吉野的議論足以代表一部分

日人的意見。

關於五四學生運動之是非功過，歷來學者已有客觀的評論，（註一四八）是以順天時報評論此事的客觀性，已不辯自明。

民國十五年七月，國民革命軍動員北伐，勢如破竹，連敗吳佩孚、孫傳芳兩軍閥，翌年三月，克上海、南京，短短九個月之內，長江以南全部廓清。此時，日本先是對華採「不干涉內政」政策，惟因戰事使日本在華中的權益，及對華輸出大受影響，又鑑於國民革命軍的急激進展，深恐日本在華北及滿蒙的特權不保，復加上民國十六年初葉，金融恐慌的打擊，於是資本家、軍人極為不滿，攻擊原有的政策為「辱國外交」、「軟弱外交」，進而由陸軍上將田中義一領導推翻原來的若槻內閣，另組新內閣。田中首相自兼外相，對華外交由是一變而為「積極」、「強硬」的政策。眼看著國民革命軍追擊張宗昌的直魯軍，已進逼山東，乃以保護山東日僑的生命財產為藉口，五月二十八日，出兵山東。（註一四九）

日本出兵後，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北京外交總長顧維鈞分別提出嚴重抗議，指責日本出兵不僅於公法上毫無根據，且違背條約，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各地紛紛舉行集會反對，發起抵制日貨，尤以上海最為激烈，市民、軍隊舉行反日遊行、示威，更集會議決對日經濟絕交、日廠罷工、封鎖海關、國際絕交等四大步驟。而日本國內重要報紙，如報知新聞、朝日新聞、時事新報、大阪每日新聞，及在瀋陽的盛京時報等，都揭示反對與慎重的態度。日本的在野黨如立憲民政黨、勞動農民黨、社會民衆黨等，對田中內閣亦採嚴重監視與反對的態度。（註一五〇）

先此，當國民革命軍節節勝利時，順天時報的言論即偏於北洋軍閥一方，在「社論」或「暮鼓晨鐘」的短評中，時常譏評國民革命軍，或替奉軍、直魯軍獻策。（註一五一）及日本決定出兵，該報即不斷登載日本政府冠冕堂皇的說詞，並在社論中為日本出兵行動詭辭辯護，指摘中國政府從來即未能善盡保護外人之責，辯稱日本出兵的決定係迫於在華日僑一致的希望，及日本輿論的支持，純屬「臨時的緊急行為」及「自衛上不得已之處置」，絕非乘中國之動亂，別有目的之舉。（註一五二）並且反駁外交部對日本出兵之抗議，略謂對國際公法及條約不可拘泥其解釋，宜以活法視之，日本此次不得已之舉，既已獲英美及其他各國之諒解，即不可視為違法。申言日本派兵「非僅無干涉中國內政之意思與非友誼之企圖，恐反有友誼的精神存在其間也。」（註一五三）翌年四月，國民革命軍再度展開北伐，連破奉軍而進入山東，日本政府因對國民政府不信任，為維護其在山東和滿蒙的權益

，於是第二度出兵山東，並進駐濟南。五月三日，日軍藉故尋釁，大舉出動，濫殺無辜軍民，繼又向國民革命軍提出最後通牒，旋以答覆缺乏「誠意」為藉口，八日，向留駐的國民革命軍發動猛烈攻擊，十一日，占領濟南城，此役中國軍民死難達一萬一千餘人，物質金錢的損失則難以估計，是為「濟南慘案」。至於日方傷亡情形，士兵二三〇人，日僑十六人。（註一五四）當時，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仗義執言，抨擊日本此舉實為擾害東亞和平之大搗亂。（註一五五）

順天時報先於四月二十一日，發表「對於山東出兵之日本政府之苦衷」一文，表示出兵目的與去年無異，雖然國民政府一再聲明保護日僑，尋求日本政府的諒解，惟以國民革命軍之紀律未全可信賴，不得不備萬一之變。（註一五六）濟案發生後，該報新聞誣指國民革命軍蓄意尋衅，及誇張報導「日僑盛被南軍虐殺」。（註一五七）逐日的社論中，以濟案是「南軍（指國民革命軍）正式軍隊常習的野蠻行為之發現」，詆譭國民革命軍漫無軍紀及慘無人道，指摘國民政府目的在宣傳，故作不正確的報導以激發民心反日。辯稱日軍是阻止「掠奪暴行」的犧牲者，其行為是正當防衛的「戰鬥行為」。（註一五八）此外，故意散佈挑撥的言論，例如在「息內爭為緊急之要務」「議和平北伐乎」等文中，推崇張作霖發出息內爭之通告為順應輿情之舉，勸國民革命軍亦宜顧及多數民衆之要求，及外人輿論之騷然，停止北伐，而與張議和。（註一五九）總之，此時該報的言論不僅為日本軍閥的侵略行動張目，而且歪曲事實，挑撥是非，已失却報紙公正無私的態度，宜乎全國統一後抵制該報的運動因之而起。（註一六〇）

八、結 論

順天時報是一張以政論為重心而兼顧企業性的報紙，該報一向標榜其「中日親善」的立場。（註一六一）每於回顧或紀念性文字中，再三申述其旨趣務期中國能順應世界大勢及時代潮流，而進步發達，促進中日之相互提携共進文明，而競存於世界。為達此目的，該報自承其始終「力圖有所貢獻於國民之利益，民權之發達，政治之改善，經濟之發展，文化之進步。」（註一六二）清末民初，國人所辦政論性報紙，格於報禁森嚴，動輒遭政府封禁迫害，能存在者或多所顧忌，或淪為政治的工具，不能代表真正的民意，發揮應有的功能。該報因有條約的保護，故能充分享有言論自由，遇事暢言，意無不盡。由是而普受群眾歡迎，逐漸擁有廣大的讀者。此亦該報長時期存在及發展的要因之一。

該報自始即頗重視新聞及廣告，一九〇五年之際，即已派通訊記者駐上海、東京及其他中外要地，採訪緊要新聞，拍發專電，例如「本社特信」、「時事要聞」、「東京特電」、「德京電報」、「中外彙報」等，即是該報爭取讀者的特色。凡是專電，都用較大號字排印，並在字旁加圈加點，以引起讀者的注意。反觀中國報界一向對國際消息不甚重視，遲至民國八年山東問題起，方開始有駐外特派員。（註一六三）該報廣告面積所佔比例甚大，由此可推斷該報必定頗能發揮其廣告的效力，因是而博得商人的信賴，使廣告有增無減。廣告收入，無疑的更奠定其穩固的經濟基礎。此外，該報售價較諸北京各報為廉。（註一六四）凡此重視新聞及廣告、降低報價、擴充篇幅、充實內容，無一不是企業性報紙用以增強競爭力，拓展銷路之要法。

惟該報每不能信守其所標榜的立場。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華擴張侵略政策日益積極，該報全然假「親善」之名，而行助長侵略、掩護侵略之實。尤其在全國統一以前，中國報紙之立場呈現十分混亂現象，有的支持革命黨，有的甘為軍閥喉舌。復加以「我國報紙向不注意國際間事，外交常識可云絕無。每遇交涉，則手忙腳亂，恒不能導民衆入於有利之途。上者為外人宣傳而不自覺，下者則以受外人之津貼為得計。」（註一六五）是以此時該報之言論，縱然明係顛倒是非，挑撥離間，亦僅止於筆戰，未見有國民共同一致抵制該報者。迨至全國統一後，方發起抵制該報運動，實可視為中國輿論普遍覺醒與統一之結果。這同時也是該報沒落之主因。

(附表一)

一八九〇—一九三七年日本在華創刊日文報紙一覽表：

名 稱	創 刊 人	創 刊 時 間	地 點	備 註
上海新報	松野平三郎	一八九〇	上海	週刊
上海時報	上海日本青年會	一八九二	上海	
上海週報		一八九四、一	上海	
上海時事		一八九四、三、二七	上海	
北支那每日新聞	豐岡保平	一九〇三、八	天津	一九一二年與「北清日報」合併，易名「天津日報」
上海週報	竹川藤太郎	一九〇三、十二、二四	上海	
上海新報	杉尾勝三	一九〇三、十二、二六	上海	原係週刊，一九〇四年三月十六日改爲日報，易名「上海日報」
遼東新報	末永純一郎 (一名末永八十子)	一九〇五、十一、二五	大連	一九二七年易名「滿洲日報」
安東新報	金子彌平	一九〇六、一〇、一七	安東	
滿韓日報	野口多內	一九〇七、六	安東	
安東時報	金村長	一九〇七、六	安東	
內外通信	合田慮	一九〇七、七	瀋陽	
漢口日報	岡幸七郎	一九〇七、八、一	漢口	
滿洲實業新報	椿井必治	一九〇七、九	安東	
滿洲日日新聞	星野錫	一九〇七、十一、三	大連	

北滿洲	上海	新支那	滿洲重要物產商況日報	新支那	安東新聞	吉林時報	江南商務報	鐵嶺時報	間島時報	香港日報	滿洲新報	長春日報	南滿日報	東邊時報	遼陽每日新聞	安東每夕新聞
水野清一郎	佐原篤介	安藤萬吉	井長次郎	藤原鎌兄		兒玉多一	白井勘助	西尾信	山崎慶之助	松島宗衛	岡部次郎	箱田琢磨	矢野勘	金村長	渡邊重德	嘉納三治
一九一四、七	一九二三	一九二三、九	一九二三、七、二八	一九一二、三	一九一二	一九一二		一九一一、八、一	一九一〇	一九〇九、九、一	一九〇九、二、二	一九〇九、一、一	一九〇八、十二	一九〇八、九	一九〇八、三、一〇	一九〇八
哈爾濱	上海	北京	大連	北京	本溪湖	吉林	冀江	鐵嶺	間島	香港	營口	長春	瀋陽	安東	遼陽	安東
	週刊			週刊		週刊	原「江南日報」，一九一一年尚存		半週刊		後易名「滿洲日報」	一九一七年易名「北滿日報」，一九二二年再易名「新京日報」	一九一二年易名「奉天日日新聞」		後易名「遼陽新報」	

漢口日日新聞	宮地貫道	一九一八、一、一	漢口	
大連經濟日報	松本杉	一九一七、十二、四	大連	一九二三年易名「滿洲商業新報」
鐵嶺每日新聞	追田采之助	一九一七、十一、三	鐵嶺	
奉天新聞	佐藤善雄	一九一七、九、一	瀋陽	
山東新報	長谷川清	一九一七	青島	一九二八年易名「山東每日新聞」，改由吉木周治經營
濟南經濟報	岡伊太郎	一九一六、七	濟南	一九二三年易名「膠濟時事新報」
山東新聞	川村倫道	一九一六、六、七	濟南	
香港時報	周永康		香港	見民國五年「中國年鑑」
鶴 淚	古閑二夫		漢口	見民國五年「中國年鑑」
漢 口	中村薰雄		漢口	見民國五年「中國年鑑」
滿洲通信	武內忠次郎		瀋陽	見民國五年「中國年鑑」
滿 洲 野	追田采之助		鐵嶺	見民國五年「中國年鑑」
東滿通信	安東貞元		間島	見民國五年「中國年鑑」
齊魯時報	岡伊太郎	一九一五、八	濟南	二日刊
長春商業時報		一九一五	長春	
青島新報	鬼頭玉汝	一九一五、一、一五	青島	
上海新聞	宮地貫通	一九一四、一〇、一	上海	

滿洲報	撫順新聞	公主嶺商報	關東新報	滿鮮時報	長春實業新聞	埠頭日報	四洮新聞	天津經濟新報	青島商況日報	大連新聞	青島實業日報	開原時報	上海經濟日報	京津日日新聞	奉天每日新聞	福州時報
藤田溫一	板本格				染谷保藏	富田喜代三	泉本章太郎	小宮山繁	鬼頭玉汝	立川云平	渡邊文治	山田民五郎	深町作次	森川照太 田原禎次郎	松宮幹樹	津田七郎
一九二一、四、二九	一九二一、二、十四	一九二〇	一九二〇	一九二〇	一九二〇、十二、十五	一九二〇、十一、十八	一九二〇、一〇、一〇	一九二〇、一〇	一九二〇、九	一九二〇、一	一九一九、一〇、一五	一九一九、二、一一	一九一八、十一、三〇	一九一八、一〇	一九二八、七、一	一九二八、五
大連	撫順	公主嶺	大連	安東	長春	大連	四平街	天津	青島	大連	青島	開原	上海	天津	瀋陽	南台
					一九三二年易名「新京日日新聞」			週刊					一九二四年十月易名「上海每日新聞」			半週刊

南支那新報	平井眞澄	一九二一、六、十七	香港	
間島新聞	安東貞元	一九二一	間島	
哈爾濱日日新聞	大澤集	一九二二、一、十二	哈爾濱	
青島日日新聞	小川雄三	一九二二、一〇、三十一	青島	
支那問題		一九二二	北京	
奉天商工週報		一九二二	瀋陽	週刊
大陸日日新聞		一九二二	瀋陽	
漢口公論		一九二二	漢口	週刊
南支那	宮川次郎	一九二二	廈門	週刊
廣東日報	平井眞澄	一九二三、六	沙面	一名「廣東新聞」
北京新聞	森川照太	一九二三、八、三一	北京	原「京津日日新聞」北京版
極東新信	藤原謙兄	一九二三	北京	
松江新聞	三橋政明	一九二三	吉林	
營口經濟日報		一九二三	營口	
開原實業新報		一九二三	開原	
哈爾濱時報		一九二三	哈爾濱	
山東商報		一九二三	濟南	

閩報	前島眞 中曾根武多	一八九七、二	福州	一八九八年由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接辦。
威報	西村博	一八九九	天津	庚子事變後易名「天津日日新聞」
同文滬報	井手三郎	一九〇〇	上海	購自「滬報」而易名
順天時報	中島眞雄	一九〇一、十二、三十	北京	
重慶日報	竹川藤太郎	一九〇四、一、十七	上海	
盛京時報	中島眞雄	一九〇六、十一	瀋陽	
芝罘日報	桑名貞次郎	一九〇七	芝罘	
全閩新日報	江保正	一九〇七、八	廈門	江係台灣人
泰東日報	金子平吉	一九〇八、十一、三	大連	原名「遼東新報」
時聞報	佐藤鐵次郎		天津	一九二一年尙存
北滿洲報	水野清一郎	一九一四、七	哈爾濱	半週刊
大青島報	鬼頭玉汝	一九一五、一、九	青島	原「青島報」中文版
濟南日報	中西正樹 濫川玄耳	一九一六、八	濟南	一九一七年易名「山東新民報」
中和報	山下江村	一九一七、一	廈門	
鐵嶺每日新聞	迫田采之助	一九一七	鐵嶺	
關東報	都甲文雄	一九一九、十二	大連	
滿洲報	西片朝三	一九二二、七、二十四	大連	原「滿洲日日新聞」中文版

大北日報	中島眞雄	一九二二、九、二	哈爾濱
膠東新報	中島勇一	一九二四、七	青島
甯報	大矢信彥	一九二六、六、二五	天津
山海關公報	大川眞一	一九三四、四	山海關
民聲晚報	西片朝三	一九三四、十二、一	大連
冀東日報	黑川重幸		唐山
進報	武田南陽	一九三七、五	北京
津報	瀧口堯		天津

(附表三)

一八九〇—一九三七年日本在華創刊英文報一覽表：

名	稱	創刊人	地點	備註
The China Advertiser		松村利男	天津	
The China Tribune		松本君平	天津	
The North China Standard			北京	

以上三表資料來源：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一二三—一二六；曾虛白主編：『中國新聞史』，頁一七三—一八二；小野秀雄：『中外報業史』，頁一四六；東亞同文會編：『民國五年中國年鑑』，頁一〇三一—一〇三六；嵯原八郎：『海外邦字新聞史』，頁二七一—二

七五，頁三四二—三四四；中島眞雄：「對支回顧錄」，上卷，頁七一四—七二三；東亞研究所編：「日本の對支投資」，頁九八八—一〇二三；The China Year Book, 1929 / 30, Part II, (Kraus Reprint, 1969)。(附表四)

順天時報民國四年十月—五年四月初 關於帝制問題之社論：

論	題	起迄期號	時	間	備註
論富強根本		四二五九—四二六〇	十、十四—十五		民國四年
國體變更與中國人民(譯十月十一日大阪每日新聞)		四二六一	十、十六		
言論之自由		四二七二	十、二七		
再論言論自由		四二七四	十、二九		
日本政府之勸告		四二七五	十、三〇		
東亞之和平		四二七六	十、三一		
慎勿曲解勸告真意		四二七七	十一、二		
中國政府之回答		四二七八	十一、三		
對華警告(譯十月三〇日大阪朝日新聞)		四二八〇	十一、五		
進退兩難(譯十一月一日大阪每日新聞)		四二八一	十一、六		
論四國之勸告並非杞憂		四二八二	十一、七		
說民意		四二八三	十一、八		

勸告與中國（譯十一月二日時事新報）	四二八四	十一、九	
帝政之延期	四二八六—八	十一、十二—十四	連載三天
帝政論者之資格	四二八九	十一、十六	
人民之真意	四二九三	十一、二〇	
現在中國人民還有四萬萬嗎	四二九五	十一、二二	
駭人聽聞之電文	四二九六	十一、二三	
異哉帝政促進會之宣言	四二九九	十一、二六	
原來如此	四三〇二	十一、二九	
中國目前之最大問題	四三〇三	十一、三〇	
製造民意的原料和手術	四三〇九	十二、六	
嗚呼網倫之墜地	四三一五	十二、一二	
今日中國果爲帝國乎抑爲民國乎	四三二一	十二、一八	
矛盾現象之由來	四三二二	十二、一九	
參政更迭之頻繁	四三二七	十二、二四	
論封爵之過濫	四三二八	十二、二五	
雲南之獨立	四三三一	十二、二八	
可知友邦勸告之得當	四三三二	十二、二九	

今日當局之責任	四三三三	十二、三〇	
論滇事不可輕視	四三三六	一、五	民國五年
何官吏去職者之多耶	四三三七	一、六	
貴州之獨立	四三三八	一、七	
人心洶洶之由來	四三三九	一、八	
中國之現狀（譯正月八日英文京津時報）	四三四〇	一、九	
天下太平	四三四一	一、十	
中南西南之騷擾（譯東京朝日新聞）	四三四二	一、十一	
承認帝制問題與德奧（譯大阪朝日新聞）	四三四三	一、十二	
宜反其本	四三四四	一、十三	
中國之責任與友邦之輿論	四三四五	一、十四	
五國之結束	四三四六	一、十五	
中國之動亂與袁總統之責任（譯東京時事新報）	四三四七	一、十六	
禁絕謠言之良策	四三五〇	一、十九	
元龍有悔（譯東京日日新聞）	四三五一	一、二〇	
更警告中國政府中止帝制（譯正月十五日大阪朝日新聞）	四三五二	一、二一	
帝政之延期	四三五三	一、二二	

爲政者須洞察社會之暗流	四三五四	一、二三	
論尊重言論自由	四三五六	一、二六	
聞肅政使傳增湘上封事誌感	四三五七—八	一、二六—二七	連載二天
論開放官荒之變通得宜	四三六一	一、三〇	
取締報紙妙法	四三六二	一、三一	
陰曆年關聞地方小民之嘆聲謹爲當局進一言	四三六三	二、一	
息謠之方法	四三七三	二、一五	
讀憲政協進會因滇亂布告全國文誌感	四三七五	二、一七	
急宜宣布取消帝政以定天下人心	四三七六	二、一八	
中國財政之前途何如	四三六四—四三七七	二、六一—一九	連載九天
再進取消帝制之忠言	四三七八	二、二〇	
論政府宜恤民艱	四三八一	二、二三	
論中國之現情（譯美國博士拉托君之評論）	四三八二	二、二四	
曹次長果有如彼（帝政派）之致評	四三八三	二、二五	
讀袁總統二十三日申令誌感	四三八四—五	二、二六—二七	連載二天
送代行立法院辭	四三八八	三、一	
帝政已不成問題（譯二六日朝日新聞）	四三八九—四三九〇	三、二—三	連載二天

論國務會議及政治研究會	四三九一	三、四	
日本之對華輿論	四三九二	三、五	
中國將來之統治（譯文學博士內藤湖南論）	四三九五—七	三、八一—〇	連載三天
論川湘戰況與今後之形勢	四三九八	三、一一	
各機關報顛倒黑白之可笑	四三九九	三、一二	
籌款的妙法	四四〇〇	三、一三	
賞罰威權之墜地	四四〇一	三、一四	
國民政治耶顧問政治耶	四四〇二	三、一五	
宜除禍源（譯三月十二日大阪朝日新聞）	四四〇四	三、一七	
廣西之獨立	四四〇五	三、一八	
民意之真偽	四四〇八	三、二一	
財界之將來	四四〇九	三、二二	
帝制遂不得不拋棄矣	四四一〇	三、二三	
今後國民之責任	四四一一	三、二四	
責任宜有所歸	四四一二	三、二五	
袁總統之進退	四四一三	三、二六	
好熱鬧戲呀	四四一四	三、二七	

嗚呼政府傀儡之參政院	四四一五	三、二八	
帝政取消（譯二四日大阪朝日新聞）	四四一六	三、二九	
袁總統之運命（譯二四日大阪每日新聞）	四四一七	三、三〇	
無誠信之袁氏（譯二六日報知新聞）	四四一八	三、三一	
袁氏之辭退（譯三月二十五日大阪時事新聞）	四四一九—四四二〇	四、一二	連載二天
論項城卸職與民國前途	四四二一—四四二三	四、四—五	連載三天
取消帝政後之形勢	四四二四	四、六	

附 註

- 註 一：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台北學生書局，一九六四），頁八七—八八。
- 註 二：參照戈公振前引書，頁一〇二—一二七；曾虛白主編：『中國新聞史』（政大新聞研究所，一九六六）上冊，頁一七三—一八二；小野秀雄著，陳固亭譯：『中外報業史』（台北正中書局，一九七五），頁一四三—一四七；嵯原八郎：『海外邦字新聞雜誌史』（東京學而書院，一九三六），頁二七〇—二七二、三四二—三四四；東亞研究所編：『日本の對支投資』（原書房，一九七四），頁九八八。一九二二年以前，外人在華創辦的報紙計有英文報七十一種，日文報二十五種，俄文報十種，法文報九種，葡文報六種，德文報三種，英、美人辦中文報五種，日人辦中文報十二種，德人辦中文報一種。
- 註 三：參閱戈公振前引書，頁一三七—一四三；李瞻：『世界新聞史』（台北商務，一九六六），下冊，頁九四八。
- 註 四：詳閱中島眞雄：『對支回顧錄』（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一九三六），上卷，頁六七四—六九八。從事文化活動之團體有與亞會、東邦協會、東亞同文會、東洋學會、同仁會、日華學會等。
- 註 五：嵯原八郎前引書，頁二七一。
- 註 六：戈公振前引書，頁一三五。
- 註 七：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東京原書房，一九七五），頁七〇—一七二三。

註 八：參閱『東方雜誌』第十六卷第五號，民國八年五月，頁七一—七十二，王璋：「爲今日報界進一言」；黃天鵬：「中國新聞事業」（現代書局，一九三三），頁四九—五〇。

註 九：參照註二。

註 一〇：「順天時報」於民國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第九二八五號，發表「本報臨別贈言」，宣布停刊。

註 一一：「順天時報」，第五〇〇號，民國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本報五千號之回顧」。

註 一二：中島眞雄前引書，上卷，頁六八三。

註 一三：淺野長武編：『近衛篤磨日記』（東京鹿島研究所出版會，一九六八），卷四，頁一〇四。明治三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條下。

註 一四：中島眞雄前引書，上卷，頁六八一。

註 一五：「順天時報」，第八八五、八八七號，光緒三十一年一月九、十二日。

註 一六：「順天時報」第九三〇號，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一日。

註 一七：「順天時報」第五〇〇號，民國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註 一八：中島眞雄前引書，頁七一七—七八。

註 一九：陳璧著：『望雲堂奏稿』（台北文海影印），年譜，頁一一十一。

註 二〇：參閱中島眞雄前引書，上卷，頁七〇六；下卷，頁七七九、七八三；另 Japan Archives i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T 310213 p. 133.

註 二一：曾虛白前引書，頁一五六。

註 二二：陳璧前引書，奏稿，卷四，頁九上下。

註 二三：轉載於「順天時報」之官課論文，如七六三號，光緒三十年七月三十日，登載六月初二日官課超等第一名，覃壽恭：「無財作力少有所習既

競爭時論」；七六四號，八月一日，登載六月初二日官課超等第二名，陳與椿：「泰西政教盛衰視兵力爲強弱政教所至兵亦隨之」；七六七

號，八月五日，登載六月初二日官課超等第三名，廣源，論題同第二名；七六八號，八月六日，登載七月初二日官課超等第一名，田良顯：「

宋太祖詔謂規致羨餘必務培克論」；七七〇號，八月八日，登載七月初二日官課超等第二名，覃壽恭，論題同第一名，七八八號，九月初一日

，登官課超等第一名，張國淦：「今吾子以鄰國爲壑義」。

註 二四：中島眞雄前引書，上卷，頁七一八。另「順天時報」，第五〇〇號，民國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本報五千號紀念綴言」亦云：「本報誕生

之初，適丁京津拳禍之後，歲建辛丑，樹幟都門，開輿論新世界於神州大陸，京師首善之區，因是賜名順天時報」。

註 二五：黃天鵬前引書，頁一四〇。

註二六：中島眞雄前引書，上卷，頁七一八—七二〇。

註二七：同上書，上卷，頁七一八；下卷，頁七二九。

註二八：同上書，下卷，頁九三二。

註二九：「順天時報」，第四八四七號，民國六年六月十六日，「送前社長龜井先生辭」。

註三〇：中島眞雄前引書，下卷，頁九三二—九三六。

註三一：「順天時報」，第四八五〇號，民國六年六月十九日，渡邊哲信：「入社之辭」。

註三二：中島眞雄前引書，上卷，頁七一八—七一九。

註三三：同上書，上卷，頁七一九。

註三四：中島眞雄前引書，上卷，頁六八四。黃福慶：「東亞同文會—日本在華文教活動研究之一」（『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五期，一九七六），頁三三五—三三六。

註三五：東亞同文會編：『民國五年中國年鑑』（台北天一，一九七五影印），頁一〇三一。

註三六：「順天時報」，第五〇〇九號，民國六年十二月一日，「平山武靖啓事」。

註三七：「順天時報」，第一〇〇〇號，光緒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註三八：「順天時報」，第七四四—七四七號，光緒三十年七月八日—十一日，第三版，聘請訪員概則。

註三九：張朋園：「時報—維新派宣傳機關之一」（『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四期，上冊，一九七三），頁一五九。

註四〇：「順天時報」，第二〇〇〇號，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第三十一版，亞賈：「參觀順天時報社記」。

註四一：「順天時報」，第四三三六號，民國五年一月五日，「本報啓事」。

註四二：「順天時報」，第八八八號，光緒三十一年一月十三日，論說：「順天時報第四新年祝辭並論本報之經歷及其責任」。

註四三：「順天時報」，第九三一號，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三日，論說：「論中國社會對於報紙之感情」。

註四四：本數字係根據順天時報，第二〇二七號，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吾省之特色」懸贈徵文讀者投票估計，總投票數一二二七票，照一般投票情形看，未參加投票者定不在少數。

註四五：參閱「順天時報」，第八八六—八九二號，光緒三十一年一月十一日—十八日。

註四六：「順天時報」，第九二六號，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註四七：「順天時報」，第八八五號等，光緒三十一年一月八日。

註四八：東亞同文會編：『民國十五年中國年鑑』（台北天一，一九七五影印）頁一四二—一四二三，引民國十五年北京清華大學一學生之調查報

告，該調查以晨報、天津益世報、順天時報、東方時報、申報等五報作比較，其結果如下：

表一：廣告面積比較表：

名稱	全張面積（平方吋）	廣告面積（平方吋）	百分比（%）
晨報	二九〇七	一一七四	四十
天津益世報	四八二七	三〇二五	六十三
順天時報	二一八三	一一二一	六十一
東方時報	四六〇二	二〇〇二	四十四
申報	六一五九	三三〇七	五十四

表二：各報廣告比例比較表：

廣告分類	百分比				
	晨報	天津益世報	順天時報	東方時報	申報
教育關係	一六、八	四、四	二、二	四、八	一一、四
娛樂關係	一三、〇	〇、五	九、四	四、九	一四、〇
日用必需品	八、八	一〇、六	五、八	一四、九	五、三
奢侈品	一〇、一	一二、九	二、八	一二、二	一二、六
治療及醫藥	二六、〇	四四、六	四六、六	四、二	二七、五
經濟關係	一四、〇	一九、一	二二、〇	四〇、九	一一、四
其他	一一、三	七、九	一一、二	一八、一	一七、八

註 四九：『外交報彙編』（台北廣文，一九六四年影印），第三十一冊，外交報第一三六期，「日本桂太郎內閣外交大事記」（譯日本明治三十九年一月十日國民新聞），頁二六—三三。

- 註五〇：同上書，第七冊，外交報第八十六期，「論日俄戰爭之真相」（譯日本明治三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國民新聞），頁二〇。
- 註五一：詳閱『日本歷史』（岩波，一九六三），18，現代(I)，頁三〇四—三〇八。
- 註五二：中島眞雄前引書，上卷，頁七一八。
- 註五三：「順天時報」，第八八七號，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十二日。
- 註五四：「順天時報」，第七五一—七五三號，光緒三十年七月十六—十九日。
- 註五五：中島眞雄前引書，上卷，頁七一八。
- 註五六：『東方雜誌』，第一期，社說。
- 註五七：同上書，第十期，轉載光緒三十年八月初二大公報。
- 註五八：參閱『外交報彙編』，第七冊，頁五一十、二〇一二，「論日本戰勝後要求俄國之條件」（譯日本明治三十七年七月一日太陽報），「論日俄戰爭之真相」（譯日本明治三十七年六月十四日國民新聞）。
- 註五九：詳閱「順天時報」，第七七九—七八二、七八四號，光緒三十年八月二十一—二十三日、二十六日。
- 註六〇：「順天時報」，第九四一號，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 註六一：『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九〇，頁五一六。
- 註六二：同上書，卷一九〇，頁五。
- 註六三：同上書，卷一九〇，頁十二—十五。
- 註六四：「順天時報」，第一〇四—一〇四四號，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十六—十九日。
- 註六五：「順天時報」，第一〇四五—一〇四六號，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 註六六：「順天時報」，第一〇六二—一〇六三號，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一—十二日。
- 註六七：同前註。
- 註六八：『東方雜誌』第二年第十二期，光緒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轉載「時報」文字。
- 註六九：戈公振前引書，頁二二八。
- 註七〇：同上書，頁二〇六。
- 註七一：「順天時報」，第二〇〇〇號，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 註七二：「順天時報」，第七七〇號，光緒三十年八月八日。
- 註七三：「順天時報」，第七七四—六號，光緒三十年八月十三—十五日。

- 註 七四：「順天時報」，第七三五—五二號，光緒三十年六月二十六日—七月十七日。
- 註 七五：「順天時報」，第八〇五—八二四號，光緒三十年九月二十一日—十月十七日。
- 註 七六：「順天時報」，第二〇一〇—二〇一三號，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五—八日。
- 註 七七：「順天時報」，第一四六七號，光緒三十二年十二月二日。
- 註 七八：「順天時報」，第二〇一五—二〇一六號，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二—二十八日。
- 註 七九：「順天時報」，第二〇一四號，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日。
- 註 八〇：「順天時報」，第八九八、九五—一號，光緒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三月二十六日。
- 註 八一：張翊園前引論文，頁一六三。
- 註 八二：林明德：「民初日本對華政策之探討」（『中研院近史所集刊』，第四期，下冊），頁四一八—四二八。
- 註 八三：同上論文，頁四二—四二二。
- 註 八四：「順天時報」，第二九三三號，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 註 八五：「順天時報」，第二九四四號，宣統三年十月十一日。
- 註 八六：參閱「順天時報」，第二九四八號，宣統三年十月十六日，「對於中國君民之感言」；第二九五〇號，十月十八日，「論政策勿再由官府貽誤」；第二九五三號，十月二十二日，「論君主立憲政體與民主立憲政體之利害」；第二九六四號，十一月五日，「論政府中人不可固執成見」；第二九六〇號，十一月一日，「論政治改革之不容作偽」；第二九六八號，十一月十日，「論政治因循之貽誤」。
- 註 八七：「順天時報」，第二九七〇號，宣統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執政者須利用朝廷獨有之力」。
- 註 八八：「順天時報」，第二九七八號，宣統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註 八九：「順天時報」，第二九八四號，宣統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 註 九〇：「順天時報」，第三〇〇七號，民國元年二月十四日。
- 註 九一：「順天時報」，第八八六號，光緒三十一年一月十一日。
- 註 九二：「順天時報」，第九三一號，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三日。
- 註 九三：「順天時報」，第八八八號，光緒三十一年一月十三日。
- 註 九四：「順天時報」，第八八三號，光緒三十一年一月初六日。
- 註 九五：「順天時報」，第九三一號，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三日，「論中國社會對於報紙之感情」。
- 註 九六：「順天時報」，第八八九號，光緒三十一年一月十四日。

註 九七：同上註。

註 九八：同上註；另第九三一號，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三日。

註 九九：「順天時報」，第九二九號，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一日。

註 一〇〇：「順天時報」，第二〇〇〇號，光緒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順天時報二千號記」。

註 一〇一：「順天時報」，第一九四九號，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註 一〇二：「順天時報」，第九三二、九四八、一〇五七號，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四日、二十三日、八月五日，「論中國社會對於報紙之感情」、「論政府宜利用報館并及白話與演說之益」、「敬告政府速宜通飭一律改用白話告示」。

註 一〇三：鄭家稼：「論白話文和白話文學的運動」（李霜青編『五四運動徵實』（台北，一九六八），頁二八八。

註 一〇四：「順天時報」，第九四八號，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註 一〇五：「順天時報」，第九四八、一〇三八、一〇四九號，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七月十二日、八月二十五日。

註 一〇六：「順天時報」，第一〇四九號。

註 一〇七：「順天時報」，第八八五號，光緒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註 一〇八：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台北商務，一九七一），頁二二九。

註 一〇九：「順天時報」，第七五五號，光緒三十年七月二十一日，「論今日推廣小學堂之辦法」。

註 一一〇：「順天時報」，第一〇六〇號，光緒三十一年八月九日，「恭讀停科舉廣學校上諭書後」。

註 一一一：「順天時報」，第一〇六四號，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註 一二二：「順天時報」，第一〇六五號，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

註 一二三：同上註。

註 一二四：黃遠庸：『遠生遺著』（台北文星，一九六二），上冊，頁二五五。

註 一二五：參閱林語堂著，安藤次郎、河合徹譯：『支那に於ける言論の發達』（生活社，一九三九），頁一五四；戈公振前引書，頁二四〇—二四一。

註 一二六：林語堂前引書，頁一五五。

註 一二七：中島真雄前引書，下卷，頁九三五—九三六。

註 一二八：關於袁氏帝制運動背景，內在因素有三：一、袁氏個人的野心，二、復辟運動，三、袁政權內部派閥之爭；外在因素概為英、德等國的支持。

。詳細內容可參閱林明德：『日本與洪憲帝制』（『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三輯，台北，一九七三），頁一五七—一六〇。

註 一二九：同上論文，頁一五九。

- 註一〇：「宗方小太郎文書」，報告四二六號，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 註一一：「順天時報」，民國四年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
- 註一二：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台北東華書局，一九七七），上冊，頁一二七。
- 註一三：「順天時報」，第四二〇八號，民國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 註一四：「順天時報」，第四二一一—四二二四、四二二二號，民國四年八月二十五—二十八日、九月五日。
- 註一五：「順天時報」，第四二一二號，民國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告白」。
- 註一六：林明德：「日本與洪憲帝制」，頁一七三。引會粹保信語。
- 註一七：詳閱同上論文，頁一七二—一七八。
- 註一八：李劍農前引書，下冊，頁四二四—四二六。
- 註一九：「順天時報」，第四二五九號，民國四年十月十四日。
- 註二〇：「順天時報」，第四二六一號，民國四年十月十日。
- 註二一：詳閱「順天時報」，第四二七二、四二七四、四二八四、四二九三、四二九五、四三〇二、四三〇九、四三二一號。
- 註二二：詳閱「順天時報」，第四二七五—四二七七、四二八〇、四二八二、四二八四號。
- 註二三：詳閱「順天時報」，第四三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二、四三二七、四三二八號。
- 註三四：「順天時報」，第四三三一號，「時評」。
- 註三五：詳閱「順天時報」，第四三三一—三三三、四三三六號。
- 註三六：詳閱「順天時報」，第四三五四、四三五六、四三六二、四三六四—四三七八、四三八一號。
- 註三七：詳閱「順天時報」，第四四〇八—四四一三號。
- 註三八：詳閱「順天時報」，第四四一〇—四四一三、四四二二—四四二三號。
- 註三九：「順天時報」，第四八四六號，民國六年六月十五日，龜井陸良：「告別之辭」。
- 註四〇：戈公振前引書，頁二五八。
- 註四一：「順天時報」，第五五〇七號，民國八年五月十二日。
- 註四二：詳閱「順天時報」第五四九九、五五〇一、五五〇九號，民國八年五月四、六、十四日，「山東問題之研究」。
- 註四三：「順天時報」，第五五一八號，民國八年五月二十三日，「不條理之非難」。
- 註四四：詳閱「順天時報」，第五五〇二、五五一〇號，民國八年五月七、十五日，「學生之暴行」、「學生之本分」。

註一四五：「順天時報」，第五五〇七號，民國八年五月十二日，「學生暴行與司法權之獨立」。

註一四六：「順天時報」，第五五〇四、五五〇六號，民國八年五月九—十一日，「學生暴行與政客之煽動」。

註一四七：「東方雜誌」，十六卷七期，民國八年七月，頁一九一—一九四。轉載「中華新報」：「日人吉野作造之中國最近風潮觀」。

註一四八：可參閱丸山松幸：「五四運動」（東京，一九六九）：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Univ., 1967)。

註一四九：參閱戶川猪佐武：「昭和外交史」（東京雪華社，一九六二），頁九—三十；「日本歷史」（東京岩波，一九六三），現代(3)，頁九—二八。

註一五〇：詳閱「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十二號，頁一—七，張梓生：「日本出兵山東」。

註一五一：詳閱「順天時報」，第八一六八、八二三五、八二三七、八二四六、八二九四、八二九六號，民國十六年一月八日、三月二十三、二十五日、四月三日、五月二十二、二十四日。

註一五二：「順天時報」，第八三〇三、八三〇五號，民國十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二日，「日本之派兵」、「日本派兵非其本意」。

註一五三：「順天時報」，第八三〇六、八三〇七號，民國十六年六月三、四日，「外交部之對日本派兵抗議」。

註一五四：參閱前引「日本歷史」現代(3)，頁(1)——(11)：William F. Morton：「濟南事變」（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日本外交史研究—日中關係の展開」，有斐閣，一九六二），頁一〇三—一一八；中國軍民死難數據王成聖：「六十年來的中國」（中外圖書出版社，一九七三），頁一四五，引濟南市黨部統計資料。

註一五五：「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九號，頁三九—四十。

註一五六：「順天時報」，第八六一二號，民國十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註一五七：詳閱「順天時報」，第八六二五—八六三〇號，民國十七年五月四—七日，如「南軍對日兵久蓄敵意，滋事步驟顯然」、「守備區外日僑盛被南軍虐殺」、「濟南不祥之事件，已證明係南軍存心啓衅」、「日僑被害者死狀極為慘痛……華人中不乏同情悲憤」、「滅絕人道之南軍殘凶手段」。

註一五八：詳閱「順天時報」，第八六二五—八六三一號社論，民國十七年五月四—十日。論題有「濟南中日兵之衝突」、「中日兩國之不幸」、「蔣總司令之責任」、「軍隊節制之不良」、「日軍者犧牲也」、「現實暴露為正當解決之因」、「濟南事件」、「對於濟南事件之感想」、「非國家對國家之問題」、「非僅外僑之恐怖」等。

註一五九：參閱「順天時報」，第八六三二、八六三六號，民國十七年五月十一、十五日。

註一六〇：「順天時報」，第八八六二—七號，民國十八年一月六—十一日，登緊要啓事云：「近時有對於本報恣意中傷者，然本報以公正無私之特色，勉盡言論機關之天職，世間已有定評，是以對於中傷之言辭，已無煩加以辨明，切希讀者諸君子以諒察是幸，惟因某方之妨礙，致有派送

遲延之處，甚有未克派發之處，此本社所至爲遺憾者也……」。

註一六一：「順天時報」，第九二八五號，民國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本報臨別贈言」。

註一六二：同前註。

註一六三：戈公振前引書，頁二五七—二五九。

註一六四：「順天時報」，第四三三六號，民國五年一月五日，「本報啓事」。

註一六五：戈公振前引書，頁二六三。